

俄乌战争加速去美元化与国际新金融体系诞生

巴厘：意如香

俄国与乌克兰的战争,已经一个多月,战场上俄国已基本掌控了主动权,乌克兰虽然不断获得美国与北约的军事援助,仍然无法扭转败局,俄军的凌厉攻势让乌军处处被动挨打,而美国与北约明显被俄国的核威慑镇住,一再声明不会派兵介入俄乌战争,更是让乌军节节败退,迫使乌克兰只好坐下与俄国谈判,目前谈判已经举办多轮,但离停战还需看战场的最后结果,且背后拱火的美国更不愿看到战争过早停火,因为俄乌战争让美国军工复合体大发战争横财,银满钵满,白宫政客不会轻易收手。但普京早已宣言,无意占领乌克兰,只求达到战略诉求:1 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保持中立 2 乌克兰去军事化与去纳粹化 3 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独立国 4 承认俄语为官方语言等,乌克兰答应这些条件,俄国才会撤军停战。

但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只是美国的忠实棋子,谈判桌上没有美国首肯,泽连斯基肯定不在谈判条约上签字,也就是说俄乌战争还是会按照美国意愿继续打下去。战争拉得越久,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横财越发爆满,欧盟社会越乱,越是缺乏俄国油气供应,越是会依赖美国而被牢牢掌控,欧盟游资越是会大量流回美国。美国不派一兵一卒,只靠提供武器拱火,就坐收渔翁之利,美国又如何会让泽连斯基过快签下停战协定的呢?

美国还鼓动欧盟一起,全面金融制裁俄国,冻结俄国在欧美银行存款与黄金,剔除银行结算体系,断绝与俄国经济交往,大规模驱逐俄国外交人员,企图以此举全面扼死俄国。但此举美国是大大失算了,因为无理没收外国在欧美资产,等于向世界宣告欧美银行失去信用,欧美倡导的金融体系已经不可靠。而且欧盟

国家高度依赖俄国的油气与粮食供应,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荷兰、匈牙利等有多达30%至80%的油气与麦粮,都需靠俄国供应。普京已正式宣布,俄国家购买俄国产品,必须改用卢布支付,不接受美元与欧元,并把卢布与黄金挂钩,5000卢布兑换一盎司黄金,此举令欧美国家如坐针毡,游资纷纷撤离,不用卢布购买,本国油粮匮乏,物价暴涨,引发社会动乱,改用美国油气,价钱又太高支付不起,让欧盟国家陷入两难境界,经济制裁真正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唯有美国大发战争横财获取暴利,欧盟国家亏大亏惨了。

但美国也只是眼前获利,因为必须使用卢布购买俄国油气资源,大部分的欧盟国家皆抗不住,首先是罗马教皇方济各让罗马教廷采用卢布购买俄国油气,并指责是北约东扩造成俄乌危机。接着匈牙利、希腊、意大利、德国、法国、

荷兰等等,纷纷绕开欧美制裁,使用欧元支付给俄国银行,然后兑换卢布或黄金与俄国交易,致使卢布贬值增值超过30%以上,不降反涨,增值远超越制裁前,让美国鼓动的经济制裁俄国,破了个大洞,补不回来了。凸显欧美经济制裁,对俄国影响有限,而且俄国的能源与粮食产量丰富,自给自足,又能大量出口套汇,已经和印度、巴基斯坦、中国、伊朗、巴西等达致大宗油气与粮食交易,并一律避开美元,采用数字化人民币与卢布结算,已经使得越来越多国家,看清欧美金融体系诸多弊病与不可靠,一个新的避开美元结算的新金融体系,随着俄乌战争的激化,正在由俄国主导的欧洲经济联盟五个国家,俄国、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塞尔维亚、亚美尼亚,组成国际新金融体系,正式抛开美元结算体系,采用卢布、数字化人民币,犹如一场“货币大战”,正在成为被普遍认可的国际

新趋势,越来越受多数国家欢迎采用。

此一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动向,更加促使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大大迈开脚步前进,美国拦也拦不住。因此俄乌战争原以为美国占了发战争横财的便宜,结果却证明了只是短暂的效益,美国只赢得眼前,却失去长远的美元霸权的优势,因为随着新金融体系的确立,世界正在分化成两个体系,即以中俄为代表的东方新体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欧美旧体系阵营,两个阵营分道扬镳,使得去美元化的国际新金融体系加速到来,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特征。

最明显的是:美国影响力削弱了,跟随美国制裁俄国的国家仅有48国,反对制裁的却多达100多国。近期美国为了笼络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增产石油,偏偏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王储双双不接听拜登的电话,不打算增产石油,而拜登原本邀请东盟十个

元首访问美国,结果只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人到访。且据报李显龙还向拜登表达了东盟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意愿,并强调中国崛起也挡不住,中美不对抗,保持南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更令美国掉眼镜的是,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印尼元首拒绝到美国后,四国外长却即时到访中国,中东王储,俄国与阿富汗周边六国外长,也同时间到访中国,与王毅外长会谈,达到了广泛共识。凸显中国影响力日愈扩大,对比于美国的不受欢迎,让世人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一旦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式确立,也就是美元霸权的正式终结,一个没有美元霸权剪羊毛兴风作浪的新世界,已经曙光在望。专家普遍预测:一旦俄乌战争结束,就是国际新秩序与新金融体系重建的开始,何时成形?时间不会拖太久,让我们拭目以待。

万隆：池兴瑞

我的父亲

一九一零年一个寒冬之夜,广东梅县一个农家的茅屋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

新生命的诞生按理应该是喜乐与祝福。然而,在黑暗的旧社会,百姓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年代,这哭声让这一家是多么的揪心,恐惧和悲哀!屋里的这对夫妻内心痛苦纠结,疯狂燃烧的血液照亮着彼此仓皇的眼睛。房间里充斥着低沉声和无奈的呻吟,他们极其悲痛、无助……灯突然灭了,一个黑影哆哆嗦嗦地抱着刚出生的婴儿,打开房门,往屋外不远处废墟堆走去,一根烟的功夫,他空着手踉跄着回了屋里。不大一会儿,远处襁褓中的婴儿微弱的哭声,屋里歇斯底里的叫喊和崩溃般哭嚎声,打破了这个宁静的黑夜!他们的内心终于彻底破碎崩溃,心如刀绞,万箭穿心。凭心而论,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都狠不下心,自己怎么能亲手断送孩子的生存权利,纵有再苦再难,这可是亲骨肉,是命根子啊!哭声没有了,一切归入平静凄凉,唯有寒风在呼啸,它冷笑着这一幕幕的情景,嘲笑这对软弱无助的夫妻。霎时,这位母亲如梦中惊醒,微微一震,仿佛后悔莫及一般,立马奋不顾身疯跑地冲出屋门外,直奔丢弃婴儿的地方。只见在刺骨的寒风中,婴儿已冻得的全身发青,已哭不出声来,仅有微弱地呼吸。她见状“哇”地放声大哭,悲伤地将婴儿紧紧地搂在怀中,急忙赶回屋里。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一晃就是四年,这个自打一出生就命运多舛的婴儿已是天真无邪的幼童,此时的他即将被“送”去别家屋里!这种年纪本该拥有的天真浪漫,突然被硬生生地给收回来,此时被迫接受现实风暴的洗礼,和亲生父母被迫分开!人一生下来,就会接受生命给予的痛与苦难,这就是生命的真谛啊!这婴儿不是别人,正是我

的父亲。他四岁就给过继别人,但幸运的是他的第二位母亲——养母对年幼的父亲爱如己出,千呵万护,关怀备至。十几年含辛茹苦,在养母抚养下,父亲长大成人,成了我家的主心骨。他读过私塾一年,当过兵,生活所迫,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去印尼谋生,即当过杂工、店员、鞋匠……然后,租店经营家庭鞋业(制鞋、修鞋及卖鞋),历经艰难。苦痛的岁月锻造出父亲钢铁一般的意志,坚韧、刚毅和自信,凭着自己顽强的拼搏精神,为了撑起家的天空,父亲与母亲一道挑起了上有老下有十个子女的生活,把全部子女带大,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克勤克俭……试想:当时家里会是一个怎样的生活环境,多么窘况的一幅画面啊!

父亲一向身体结实,爽直、为人正直、慷慨,助人为乐,友爱邻舍。父亲虽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却十分崇尚知识,他是多么希望家里能养出读书人和有成就的人。父亲的家教很严厉,他把勤俭、诚信做人作为培养良好家风的行准则。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常常表现的不是失望,而是愤怒。这个愤怒的背后,除了兄弟们受些皮肉之苦,更多的是他承载的伤心难过。时至今日,我的记忆中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因调皮唯一一次挨打的情形。我们兄弟中有一两个从小就是在父亲鞭打下长大的。一次,某哥贪玩犯些错误被父亲发现,令父亲生气,一把揪住哥哥,不顾母亲的哀求及怒斥,抄起一根手指粗的藤条,在哥的屁股上狠狠地揍了起来。由于极度惊吓,我缩在母亲的怀里。也许,我父亲在外人的眼中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做子女的懂得父亲心里有极为细腻的一面。

家中我最小,是在“疯玩”中长大的。每到放学回家后,放下书包,饭也顾不上吃,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跑到邻居家与玩伴去玩,乱窜乱跳。我的学习成绩一般,但我的性格机灵、敏捷好动。每当遇到邻居街坊长辈们闲聊时,他们总是喜欢抓住我询问或嬉闹,我则扭身便跑。他们常常说我“与别的孩子不同”,当时我不懂,但无意间我常见到父母默默欣喜的表情。父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人,也不知多少次,总感觉父亲对我宠爱有加。曾几何时,父亲总是喜欢用他稀疏的胡茬逗我玩;曾几何时,我发高烧,父亲用毛毡紧紧地将我抱在怀中,直到发汗退烧为止;曾几何时,不知多少次,我淘气不小心跌伤手脚,总是父亲亲自涂药水,对着伤口吹了又吹;不能忘,父子俩玩象棋,一起在餐馆津津有味地吃面的情景;不能忘,父子一起漫步去郊外Cipanas温泉池塘边的小溪抓鱼、捡贝壳;不能忘,每每学校放长假,父亲总带我一人去万隆大兄家度假,送汽车玩具礼物等……这些美好回忆饱含着浓浓的父子情。每想起内心总会有莫名的感动,越是这样我对父爱的感动越强烈,我为拥有这样的父爱而自豪。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敬业精业,恪守诚信,打造出“增兴”老字号鞋店,闻名山城,名至实归,深受市民的信心和喜爱。他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勤俭持家。看到房子漏了,就亲自上屋顶动手修好。从小父亲常教我如何做人的道理,他常引用“人穷志不能短。常引用“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难以折断”的谚语来鼓励一家子女团结互助;引用“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告诫子女每天所吃的饭都是农民用血汗换来的,来之不易,不要浪费;用司马光砸缸,急中生智的故事,激励我们

要学习司马光遇事要镇定、勇敢、有智慧……父亲常以这些富含哲理的谚语和寓言教育我们,意味深长,对我影响深远,终身受益。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六年,由于印尼掀起排华反华封校,父亲先后将四子一女送回祖国学习生活,体现了父亲对祖国的热爱和有一颗赤子之心。

父亲常跟我们说“百善孝为先”,要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他率先垂范,言传身教,给子女树立良好的典范。父亲对祖母的爱如同亲生的母亲一样尊敬孝顺,体贴入微。平时日以继夜的工作,省吃俭用,常给家乡祖母和二兄通信,托人汇款,倾力补贴、送补品等。记得我十一岁那年,1963年春节前后,中国正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父亲不忘初心,冒着巨大的风险毅然大胆地回国返乡,为祖母八十一岁庆寿。满载大油桶的猪肉、大批盐猪肉、腊肉、香肠、布匹、衣服等用品,装入特大的藤篮;满载三十年的乡思乘邮轮回国。父亲回国返乡孝敬老人的典范事迹轰动了山城的街坊邻居、华社及家乡的父老乡亲,一时传为佳话,为父亲一生写下了精彩的一幕。

祖母当年得知与父亲三十年阔别重逢将至的喜悦时,激动万分,奔走相告,彻夜难眠。父亲心情更是激动不已,心仪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父亲回乡路上就像是重生一般,又像是去往梦中熟悉的仙境,归心似箭。那些天,祖母茫然地站在山下家门前公路旁,望穿秋水地等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凡是来往的陌生中年男子,还不时地地问起:“阿哥,从哪里来?去哪里?”重逢的一天,天气很好,春光明媚。远远地,路口边上,父亲朝着老家的方向奔去。就快了!就快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随着父亲的靠近,一抹梦里无数次忆起的熟悉的亲切身影出现,轮廓慢慢地慢慢地清晰起来,两鬓白发覆盖如雪,额头布满着岁月的沧桑。父亲走近祖母跟前,祖母

已认不出父亲,同样问父亲:“阿哥,从哪里来?去哪里?”刹那间,父亲喊了声:“阿妈!”扑在祖母脚下,双膝跪地磕头,用颤抖地声音喊叫:“淮(我)就是增兰呀!”父亲猛地抱住祖母号啕大哭,热泪盈眶,百感交集,沉浸在极度的幸福中。周围所有的父老乡亲见证了这一幕动人的景情,无不动容,潸然泪下。

父亲的一生是艰苦奋斗创业的一生,为了子女前途幸福生活,孝敬长辈默默地付出一生;为打造家业“增兴”老字号鞋店拼搏的一生。这是家父人生的一种境界,是精神的强者。在家父的引领下,家教、家风成了我们每个子女成长的精神足印,给后人留下最可贵的精神财富。一九七四年七月的一天下午,父亲从外地刚回家,觉得肚子有点饿,就顺手从橱柜里拿出晾凉的虾仁炒面来吃,不料,当晚父亲突然腹泻拉稀伴有呕吐,他倔强不肯叫醒家人。父亲来回洗手间估计不少十几次,甚至出现严重脱水状况,已无力地站不起来,忍痛咬着牙硬撑着爬行到母亲房间救助。早上送去医院,经抢救救治无效,父亲撒手人寰,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心里感到万分的悲痛。父亲生前见证了大兄成家立业及父亲亲自经营的家业由两兄弟继承生意正如中天,但却没有见证和分享过自己的创业及发展,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伤痛啊!父亲他没有死,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心中,关注我的生活,继承他的意志,不辜负他的期望,后继而上,努力拼搏,完成家父没有完成的心愿;走完家父没有走完的路;完成家父没实现的梦想。我一生中所有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亲爱的父亲和母亲。安息吧,父亲!您是我的好父亲,您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人生格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在我心里没有人会取代您的位置,在您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让我度过最灿烂美好的人生。

动组织,如学生园地(Taman Siswa)和印尼共产党。殖民政府没有听之任之,而是调动了政治情报局(PolitikInlichtingenDienst, PID)——1916年成立的殖民情报部门。他们负责汇报有政治使命的学校名单,方便殖民政府逮捕参与政治的武术高手。由于触犯了特别法(Ex-orbitanteRechten)中的颠覆行动条款,他们被关入监狱或集中营数年。因此,一些武术学校只好把训练时间改至深夜。劈四也没有逃脱殖民政府的监视。自1928年得到教武术许可后,哈斯布拉迫于形

敢说不

占碑：常青
美帝欲拉拢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外)选边站,制裁俄国,围堵中国,这些国家拒绝到美开会……

俄乌开战美开怀,拉帮结派群制裁。欲唆东盟抗俄中,欲料遭拒难下台。霸权欺凌众愤慨,失道寡助政必败。萝卜大棒今失灵,世界警察威不再。

坚强的含羞草

廖省：林越
你只是草,球形的花太苍白,毫无芳香,没有艳丽色彩,满身的刺,何来婀娜身材。把根系往沙土里深埋,暴风后,马上将叶片摊开。

天穹是宽广的背景,大地是展翅的平台;雨露为你点缀,雷电为你添彩。你不怕被肆意践踏,因为充满对生活的热爱。

享受着开阔的广场,不被盆栽束缚,花架镣铐;在烈日下欣然舞蹈,因为你是自由的野草。

当嫩枝在晚霞中寒颤,当虫鼠在夜色里哀嚎;你却默默整顿好枝节,圆圆花球在月光下闪耀。低调的含羞草,不屈不挠,坚强的含羞草,奋斗到老!

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有一天,格玛腰兰(Kebajuran,即今日之Kebayoran)的手鼓演奏队受达达布当地一位村民邀请前来表演。表演结束后,他们刚好路过正在练习劈四的学生。手鼓队成员哈吉·科扎利(Haji Gozali)近前看他们训练。哈吉·科扎利是巴达维亚精基力(Cingkirik)流派的武术高手。科扎利自视甚高,瞧不起学生们,想和他的老师马尔哈利对决。但是学生们拒绝了他的要求。最后,他只好和马尔哈利的学生玛贾(Maja)对决。虽然玛贾个子比他还不小,却能撂倒科扎利。科扎利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决定学习劈四,所以没跟手鼓队回去。马尔哈利没有反对。他愿意收科扎利为徒,条件是科扎利不可以目中无人。

印尼巴达维族劈四(Beksi)武术 (3)

亨达鲁·特利·罕科罗 (HENDARU TRI HANGGORO)

相较于当时许多学了武功之后变成流氓的人,马尔哈利这一要求显得与众不同。“在荷属东印度的各种文件中,他们通常被称为比其他人‘更聪明’的乡下人。”王福涵(Ong Hok Ham)在《消失的天启,动荡的国家》一书中如此写道。这里“更聪明”的意思是擅长武术。殖民政府一般利用他们强迫当地人缴税或服役。

进入20世纪后,劈四愈发流行。甚至连伯杜杠岸(Petukangan)的水果摊贩都想学劈四。这位小贩就是哈斯布拉(Hasbullah)。尽管他身材短小,但精通武术。哈斯布拉初学劈四时师从哈吉·科扎利。为了学习劈四,哈斯

布拉定居达达布。哈斯布拉学武之时正是殖民政府改革警察队伍的时候。因殖民政府更强调官僚体制建设,武林高手的作用开始被弱化。“根据官僚制度,所有事情都必须通过官方渠道处理。”王福涵写道。武林高手这一角色也变成了非法存在。与此同时,由于受教育精英阶层的出现,原住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殖民政府怀疑民族意识也传播到了武术团体。一些地区的武术学习已经机构化,武术学校开始出现。丹尼斯·隆巴(Denys Lombard)在《爪哇岛的文化交融:亚洲体系》一书中写道,“同一学校的老师因相同的命运而团结起来。”武术团

体的其他特征是:因为学生对老师的绝对忠诚和服从,所以更易传播价值观。因此,即便不是秘密的武术组织,武术学校仍受到政府的怀疑。

一开始,这种担心有点夸张,因为大部分学校是对公众开放的。”王·马尔约诺(Oong Maryono)在《永不过时的武术》中写道。

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没有错。几所学校出现了反政府苗头,其中有位于茉莉芬(Madiun)的惹约·庚迪罗·穆约(Joyo GendiloCiptoMulyo)学校和泗水的勒梭·瓦尔科学校(ReksoWargo)。这两所学校的许多成员都加入了政治运

动组织,如学生园地(Taman Siswa)和印尼共产党。殖民政府没有听之任之,而是调动了政治情报局(PolitikInlichtingenDienst, PID)——1916年成立的殖民情报部门。他们负责汇报有政治使命的学校名单,方便殖民政府逮捕参与政治的武术高手。由于触犯了特别法(Ex-orbitanteRechten)中的颠覆行动条款,他们被关入监狱或集中营数年。因此,一些武术学校只好把训练时间改至深夜。劈四也没有逃脱殖民政府的监视。自1928年得到教武术许可后,哈斯布拉迫于形

势压力和政治情报局(PID)玩捉迷藏游戏,无法再在公共场所进行训练。“那时候真的非常艰难。得用竹片编织篱笆,不光要整齐,还得密实,这样外面的人才看不见里面的训练。”萨伯努说。尽管异常艰难,但劈四仍可以发展。(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两位武师——哈·马尔哈利和哈·哈斯布拉切磋武艺哈·哈斯布拉传劈四